



Tod in Venedig

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选
死于威尼斯

[德] 托马斯·曼 著 宁瑛 关惠文 等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常那

河申巴
出了一

译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God in Venetia

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选
死于威尼斯

[德] 托马斯·曼 著 宁瑛 关惠文 等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于威尼斯 / (德)曼(Mann, T.)著; 宁瑛, 关惠文等译.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 4

ISBN 7-5402-1781-2

I. 死… II. ①曼… ②宁… ③关…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德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2051 号

责任编辑: 里 功 汤雁秋
插 图: 王 毅

死于威尼斯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 经销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1400×1000mm 大 32 开 10.75 印张 442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译序

托马斯·曼是德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享有世界声誉。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他的名字也不陌生。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在中国介绍德国现代文学的论著中就提到了这位作家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如《布伦勃洛克司（即布登勃洛克一家）》、《王爷殿下》、《夫里德曼小先生（即小弗里德曼先生）》、《特利司丹（即特里斯坦）》、《奇怪儿童（即神童）》、《托尼奥·克勒格尔》、《死于威尼斯》和《魔山》等。到一九四九年之前也有《矮个子先生弗里德曼》、《小丑》、《追求幸福的意志》和《失望》等短篇小说被译成中文发表。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工作的深入，对托马斯·曼这位作家的研究和作品翻译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有了长足进步。中国读者读到了给他带来了巨大成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读到了《魔山》、《绿蒂在魏玛》、《大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等长篇小说和几十篇中短篇小说。于是托马斯·曼的名字在广大读者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托马斯·曼于一八七五年出生于德国北部古城吕贝克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和市参议员，奉公守法，生活态度严谨，是典型有教养的城市资产阶级人士。而出生在遥远的南美洲，天性热情，性格浪漫的母亲则遗传给他艺术家的灵感和对文学和音乐的特殊爱好。他在学校里不喜欢那些规定必修的课程，学习成绩不佳，考试也往往是勉强及格。但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却对文学，特别是戏剧显露出极大的兴趣。他从写诗歌和戏剧入手，并且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名为《春天的风暴》的杂志，发表小诗、随笔、抒情散文和批评性的短文等。他们要像春天的风暴一样，唤起已蒙上灰沙的老城吕贝克的生命力，用文字和思想冲击他们面对的愚昧无知，目光短浅，自吹自擂的市侩们蒙尘的头脑。然而这个星期日出生的“幸运之子”的幸福童年生活没过多久，就被家庭变故打断了。父亲的去世，家庭事业的衰落使他无法再在故乡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只得随着母亲来到慕尼黑，进入一家保险公司当上一名见习生。也就是在这里，文化分外发达，艺术气氛特别浓郁的都城，托马斯·曼步入了文学殿堂。一九〇一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出版，就使文学界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刮目相看。在后来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中称赞此书是“一部迄今最卓越的德国现实主义小说，其华丽宏大的风格使其在欧洲文坛上有着无可争议的地位，它是填补德国在这方面空白的杰出作品”。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展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社会生活缩影的长篇小说《魔山》。纳粹攫取政权之后，他被迫流亡。在此期间完成的四部曲《约瑟夫和他的兄弟》、《马里奥和魔术师》、《绿蒂在魏玛》以及战后发表的《浮士德博士》等，更因其思想的深邃、内容的广博和语言艺术的精湛使他成为德意志文化的代表。他的政论、演说、书信和广播演讲等充分表达

了他坚决反对法西斯黑暗势力，保卫民主和人道主义的正义立场。

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无疑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之林中的瑰宝。但是他的创作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的，而且其中也不乏可以与优秀的长篇小说媲美的精品。我们这个译本选择了托马斯·曼早期的中短篇小说，目的是使读者了解作家创作的开始，如何从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步入文坛，成为受人关注的新秀。在世纪转折关头，如何克服欧洲现代派颓废文学的影响，在思想上、艺术上逐渐走向成熟。最早发表在《春天的风暴》杂志上的散文《幻象》是完全按照维也纳现代派“新心理学”构思的，描写一个艺术家在黄昏时分，在半睡半醒的恍惚状态中看到幻影出现引起的官能反应。在慕尼黑当见习生时，一心要成为作家的托马斯·曼竟然站在接待顾客的柜台后边完成了他对女性做道德评价的第一篇小说《堕落》。小说受到了当时著名诗人的肯定，在《社会》杂志上刊登，从而建立和杂志、出版社的联系，以后他又陆续写了数十篇小说，除了在杂志上发表外，还编辑成集子出版。他的早期创作中有的是习作，有的还表现出年轻人稚嫩的笔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并不十分成功，但是它们都记录了作家走过的足迹，其中有不少后来都成为他的长篇小说中的重要素材。例如在《追求幸福的意志》中，疾病与健康、生命与死亡的冲突这一基本主题后来就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小说《矮个子先生弗里德曼》完成后，他投稿给当时德国重要的菲舍尔出版社麾下的《新德意志评论》，受到了编辑部的赏识，回信中不仅称赞这篇作品，而且同意接受他以后的投稿。他把此事看成创作中的一个突破，生活中的里程碑。环境描写取自他熟悉的故乡和童年。小说中对那个身体残疾，心理也不健康，前鸡胸，后罗锅的矮个子主人公拼命压抑情欲的细腻心理描写真切、生动，同时也表达了正值青春期的作者本人的情感活动。他在给朋友的信中高兴地写道：“现在我找到了可以公之于众的短篇小说的形式和面具，倾诉我的爱，我的恨，我的同情，我的轻蔑，我的自豪，我的嘲弄，我的控诉。我想，这是从《矮个子先生弗里德曼》开始的。”《小丑》则是与他自己的经历更接近、自传色彩更强的一篇小说。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实际上也是作者自己当时渴望成功，成为受人敬仰的风光人物，但是愿望尚未实现时备感焦虑和苦闷的内心独白。其他的几篇小说，如《失望》、《死》、《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衣柜》、《小路易丝》、《通往墓地的路》、《自食其果》等也都明显打上了世纪末欧洲现代派颓废文学的印记。主人公多为被社会摒弃，有着悲观厌世情绪的小人物，或形象丑陋，或举止行为怪异，在与环境的冲突中只有失望、幻灭、堕落或者死亡的悲剧结局，失败的爱情，无法满足的性欲对他们更是身心的折磨。小说文字叙述精炼，漫画式的人物肖像勾勒，意外事件爆发时的场景描绘，亦真亦幻的情景氛围等都已经显露出托马斯·曼作为小说家的艺术功力。

早期的小说中最为成功的当属中篇小说《特里斯坦》、《托尼奥·克勒格尔》和《死于威尼斯》。在弥漫着世纪末颓废情绪的欧洲社会思潮中，表现艺术家的精神危机，描写艺术家与生活对立带来的痛苦和困惑，就是他这一时期作品的重要主题。这些作品也反映了作家努力克服颓废思潮的影响，走上更坚实，具有更广阔视野，更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文学创作道路的艰苦过程。《特里斯坦》来源于瓦格纳的充满浪漫气息，讴歌美与死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讲述的也是一个

爱情悲剧，只是它不再歌颂爱情的凄婉之美，而是通过对经典作品的滑稽模仿，嘲讽形而上的唯美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败。通过这个故事作者对颓废艺术给以了尖锐犀利的讽刺和批判，同时也反思了自己过去对瓦格纳音乐的痴迷。《托尼奥·克勒格尔》表现了艺术家的存在危机，是做一个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存在的艺术家，还是过一种普通市民的实在生活，这是摆在主人公面前，也是作者自己面临的艰难抉择。可以归在这一主题下的还有《上帝的宝剑》、《幸福》、《神童》、《饥饿者》等。《在预言家那里》和《孪生兄妹》两篇都和作者自己的恋爱和婚姻有点瓜葛，曾经引起过一些翁婿反目的流言，以致很长时间没有收入小说集中，直到一九五八年，他死后才和广大读者见面。《死于威尼斯》是作家当时关于艺术家问题的思考和总结，所以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小说中利用了自己前不久的威尼斯之行中的亲身经历，许多细节描绘非常真实、生动，同时又加上了神话暗示和哲学对话，使作品的思想更为深刻，这个艺术家悲剧也更具有象征意义。已经攀上荣誉顶峰的新古典主义大师阿申巴赫在功成名就后，对成就产生怀疑和不满，感到自己的创作走入了死胡同，文思枯竭。他的威尼斯之行正是他告别理性主义，转向古希腊审美精神，寻找感官和道德之间平衡的开端。然而追求精神美或形体美的唯美主义并没能解救艺术家走出陷入的困境。过分沉迷于酒神精神同样导致另一种危机。燃烧的激情一度使他文思如泉涌，写出细腻温柔，字里行间闪烁着爱情光辉的优美文字，而同时也刺激他固有的本能和欲望，使他陷入情感倒错、丧失道德和尊严的境地，不能逃脱悲剧的结局。这些作品反映了托马斯曼创作的第一阶段走过的路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思想和情感上经历的矛盾、痛苦和追求，看到他在十九世纪欧洲社会思潮复杂，叙事文学繁荣的背景下，如何吸收外来的营养，逐渐形成文字精雕细刻，语言幽默讽刺，略带夸张、揶揄的独特叙事风格，为他以后的长篇巨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 录

死于威尼斯

CONTENTS
STUDIES

译序 001

幻象	001
堕落	003
追求幸福的意志	026
失望	039
死	044
矮个子先生弗里德曼	049
小丑	068
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	086
衣柜	095
自食其果	102
小路易丝	106
通往墓地的路	116
上帝的宝剑	122
特里斯坦	132
饥饿者	159
托尼奥·克勒格尔	164



目 录

神童	212
幸福	218
在预言家那里	226
艰难的时刻	234
孪生兄妹	241
火车事故	259
雅佩和多埃斯科瓦尔的决斗	265
死于威尼斯	276





幻 象

我机械地为自己卷着一支新的香烟，褐色的烟丝末带着细微的泡沫状烟雾落到了书信夹那淡黄色的吸墨纸上。这时候我似乎很难相信，我依然醒着。温暖而潮湿的晚风从我身旁敞开的窗户吹了进来，它把细小的烟云先是吹成了奇怪的形状，然后再把它们从绿色灯罩下面那盏电灯所照耀到的范围里吹到了昏暗之中。这时候我可以肯定，我已经酣然入梦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已经感到非常不愉快了，因为这种判断束缚了我的想像力。在我的身后，椅子靠背好像在暗暗地取笑我，因而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响声。我突然感到毛骨悚然，好像每一条神经都立刻战栗起来了似的。这使我感到十分讨厌，因为它干扰了我对那些怪诞的烟团字符的深入研究。烟团字符迷了路似的在我周围缭绕不去。当时，我差不多已经下定了决心：就它们写一篇浅显易懂的文章。

可是，现在安宁已经荡然无存了。所有的感官都已经处于狂热的激动之中。狂热、烦躁和荒唐。每一个声音都在吵闹。伴随着这种吵闹，已经遗忘的东西又都稀里糊涂地浮现出来了。过去曾经印入视觉的东西又奇特地重新活跃起来了，而且还带着当时的感觉。

我十分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目光贪婪地扩展开了。当时它已经紧紧地盯住了黑暗中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一尊明亮的塑像显现出来了，而且越来越清晰。我的目光把它吸收了，虽然只是错觉，但是，我却感到快乐之极。我的目光接受的塑像越来越多，这也就是说，明亮的塑像出现得越来越多。塑像在施展魔术，使自己不断地增多，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现在它——这尊塑像，这件偶然的艺术品——就在那儿，十分清楚，完全和当年一样。这尊塑像从遗忘中重新浮现出来，由想像力重新创造出来、塑造出来和描绘出来。想像力真是一位绝妙的、天才的艺术家。

这尊塑像并不大，其实应该说很小，而且也不完整，但是毕竟算是完成了，看起来就像当年一样。可是，这尊塑像却在黑暗中向四面八方无止境地扩散而去，并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一个宇宙，一个世界，里面有颤抖的光线，也有深沉的心绪，可是却没有声音，周围欢笑喧闹的声音连一点儿也没有挤进来。这里所说的周围也许不是现在的周围，而是当年的周围吧。

最下面铺着的锦缎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编织进去的树叶和花朵在锦缎的横向构成了锯齿形、圆形和盘绕形的图案。锦缎的上面放着晶莹透明的盘子，盘子的旁边还立着一个细长的高脚水晶酒杯，杯子里已经斟上了半杯淡金色的美酒。它的前面梦幻般地伸着一只手，手指松松地握着酒杯的脚，其中的一个手指头上还紧紧地戴着一枚没有光泽的银戒指，戒指上镶嵌着一颗血红色的红宝石。

柔软的手腕逐渐变粗，最后就变成了胳膊。这时，画面却完全变得模糊起来了。这真是一个甜蜜的谜。那只姑娘的手梦幻般地，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一条淡蓝色的血管爬行在她那娇嫩白皙，但是却没有光泽的手上。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生命在搏动，激情在从容而又强劲地跳动。它们好像感受到了我的目光，因此搏动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猛，最后竟变成了颤动的恳求声：停下来吧，别再看我了……

但是，我的目光却死死地，并且还带着冷酷的狂喜盯在那里不动，就像当年一样。我的目光盯在那只手上，在那里，与爱的较量在震颤，爱的胜利在搏动……就像当年一样……就像当年一样……

高脚酒杯的底部慢慢地释放出来一个珍珠般的气泡，并且让它向上浮去。当气泡进入红宝石的闪光范围时，它便闪现出血红的色彩，然后便在液面上突然消失了。这时候，一切都像是受到了干扰，都消失了。我拼命地睁大双眼，极力地想把那些柔和的轮廓重新勾勒出来。

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而去了，都在黑暗中消失了。我深深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因为我注意到，我对此已经淡忘了，就像当年一样……

我疲惫地把身体靠到椅背上，却突然感到一阵疼痛。可是，我现在仍然和当年一样，我仍然准确无误地知道：你确实爱我……这也就是我现在还能哭泣的原因。

钟长盛 译

堕 落

我们四个人又单独地聚在一起了。

这次是小个子迈森贝格做东。我们是在他的工作室里吃的晚饭，大家吃得非常痛快。

这是一个不常见的房间，它的布置风格非常独特，反映出了怪僻的艺术家心境。房间里有伊特鲁里亚^①风格的花瓶以及日本风格的花瓶，还有西班牙的扇子和短剑、中国的伞和意大利的曼陀林琴、非洲的贝壳号角和古代的小雕像，另外还有五颜六色的洛可可式小摆设和蜡制的圣母像、古老的铜版画以及出自迈森贝格自己之手的绘画。这些东西摆满了整个房间，而且排列得井井有条，非常醒目，很具有吸引力。它们被分别摆在桌子上、玻璃橱里、托架上和墙壁上。另外，墙壁跟地板一样，也铺有厚实的东方绒毯和退了色的丝绸刺绣。

我们四个人，也就是：身材矮小，长着棕色卷发，头脑机灵的迈森贝格；血气方刚，长着金发，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大谈妇女解放的充分理由，信仰理想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家劳伯；医学博士塞尔顿；另外的一个人当然就是我自己。我们四个人坐在各种不同的坐具上，围聚在摆放在工作室中央那张结实而又贵重的硬木桌子旁。我们的晚饭持续了好长的时间，大家尽情地享用我们这位具有艺术天才的主人为我们安排的一道道美味可口的佳肴。我们不能光吃菜，也许还得喝点葡萄酒，其实，迈森贝格也是很愿意再破费一点儿钱的。

博士坐在一张雕刻着古式花纹的，宽大的，教堂式的椅子上，他还不停地用他那尖刻的方式来拿这张椅子开玩笑。在我们当中，他是一个讽刺能手。在他的每一个轻蔑表情中都蕴含着他的见多识广和玩世不恭。在我们四个人当中他的年龄最大，大概在三十岁上下吧。他的“阅历”也最多。“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迈森贝格说，“可是他又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从外表上看，我们确实有一点儿理由把他看成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他的眼睛有着某种模糊不清的光泽。他留着短发，但是，头顶上的发旋儿处却已经没有黑发了，那里已经露出了一小块儿光秃秃的头皮。他的那张脸，下部蓄着修剪得尖尖的胡子，从鼻子到嘴角这一部分总是显露着嘲讽的神态。有时候，这种神态甚至能

^① 古代意大利的一个地区。——译者注



赋予他一种尖酸而刻薄的表情。

在吃罗克福尔干酪^①时，我们又在“推心置腹地促膝畅谈”了。这种说法是塞尔顿说出来的，他说这话时还带着一个男子汉的轻蔑嘲讽。正如他所说，这早就成为他信奉的惟一的处世哲学了，那就是毫无疑问地，毫无顾忌地去享受这种由上苍的相关导演不大审慎安排的尘世生活。说完这话时，他还耸了耸肩并问道：“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

可是，劳伯又以巧妙的迂回方式争得了说话的机会，于是，他便谈起了他那得心应手的话题。这时，他又变得十分激动，并拼命地从那张低矮的软椅上朝空中挥动双手，打着手势。

“就是这样！正是这样！女人之所以在社会中处于屈辱的地位，”（他从来不说是“妇女”，总是说“女人”，因为他觉得，这种称呼更具有自然科学的味道）他说，“其根源就在于偏见，愚蠢的社会偏见！”

“干杯！”塞尔顿非常温和而又充满同情心地说道，然后脖子一扬便把杯子里的红葡萄酒一口喝了下去。

这一下子可使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劳伯失去了最后的镇静。

“啊，你呀！啊，你呀！”他勃然大怒地说道，“你这个愤世嫉俗的老家伙！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谈！可是你们呢？”他挑衅地把身子转向迈森贝格和我并说道，“你们必须承认，我是对的！你们说说，我到底对还是不对？！”

迈森贝格给自己剥了个橙子。

“你们各对一半，这没有错！”他信心十足地说。

“你继续说下去。”我对发表讲演的人——劳伯——鼓励说。他恐怕又要大发一通议论了，不然他是不会安静下来的。

“你们听我说，根源就在于社会上愚蠢的偏见和狭隘的不公正！他们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天哪，这可真叫人感到好笑。现在，他们开办了女子文科中学，还聘用女人做服务员或者让她们做与此相类似的工作——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可是，在大的问题上，在大的事情上他们又是抱着怎样的观念呢！例如，当说到色情，说到性爱问题时，他们的目光是何等的短浅，他们的观点又是何等的残酷无情啊！”

“原来这就是你的宏论，”博士一边把餐巾丢到一旁，一边十分轻松地说，“至少我们的谈话现在变得有趣了。”

劳伯听了这话却对他表示出不屑一顾的态度。

“你们看。”他又恳切地继续说道。说这话时，他还拿起一大块餐后甜食，示意大家一起享用，然后他便脸上带着煞有介事的表情把甜食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接着，他又说道：“你们看，要是两个人相爱，男的诱骗了姑娘，那么，那个男人和过去一样，仍然是一个体面的人，甚至被说成是一个行动果断的人——其实，他真是一个该死的家伙！可是，那个女人可就倒霉了，她被社会所排斥，遭到人们的唾弃，大家把她的行为说成是堕落。是的，说她堕——落——了！这种观念的道德依据是

^① 法国南部的罗克福尔出产的羊奶干酪。——译者注

什么？难道那个男人不是同样的堕落了吗？你们看，他的行为不是比那个女人更不光彩吗？！……好了，现在你们说说吧！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吧！”

迈森贝格陷入了沉思，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他的香烟升起的烟雾。

“其实，你说得很对。”他好心肠地说。

劳伯的整张脸上都显出了得意洋洋的样子。

“我说得对？说得对？”他反复重复道，“做出这样的判断在道德上的合法依据又在哪里呢？”

我注视着塞尔顿博士。现在他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他一边用两只手转动着一个小圆面包，一边低着头，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前面，脸上显露出他那种严峻的表情。

“我们吃好了就离开餐桌吧，”接下来他平静地说，“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我们把餐桌移到一边，然后便在房间最后面一个安逸的，用作聊天的角落里舒适地坐了下来。这里铺着地毯，摆放着小巧的软垫沙发椅。一盏从屋顶上垂下来的吊灯使房间笼罩着淡蓝色的幽光。一层轻轻涌动的香烟烟雾已经在天花板的下面翻滚缭绕。

“好啦，那么你就开始讲吧。”迈森贝格一边说一边往四个小酒杯里斟满了他刚刚拿过来的法国甜酒。

“好吧，我非常愿意把这个故事给你们讲一遍，因为咱们已经说到这件事儿了，”博士说，“这个故事简直就像一部小说。你们当然知道喽，我曾经写过小说一类的东西。”

我不能十分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他坐在那里，架着二郎腿，两只手插在夹克衫的侧面口袋里，背靠着沙发椅，安闲地仰望着那盏蓝色的吊灯。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开始讲了起来：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出生在德国的北部，他的家乡是个小地方，他在那里读完了文科中学。十九岁或者二十岁时，他走进了P城的大学。P城是德国南部的一个城市，比一般的中等城市略大一些。

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好小伙子”。谁也不会对他生气。他开朗诙谐，乐于助人，为人随和，因此，很快就博得了所有同学的喜爱。他是一个英俊的，身材苗条的青年。他有着温柔的面容，活泼的棕色眼睛，亲切的弧形嘴唇。最初的几根胡子已经开始在嘴唇上生长起来了。他有时把黑色卷发上戴的那顶浅色圆礼帽往脑后推一推，又把两只手插进裤袋里，然后便在大街上闲逛，并用好奇的目光东张西望。每逢这个时候，姑娘们都会向他投去爱慕的目光。

那个时候，他是天真无邪的——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上他都是非常纯洁的。在谈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说，他就像蒂利元帅^①那样，还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在谈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还可以说，他从来也没有碰过女人。没碰第一个女人，是因为他没有机会。没碰第二个女人，也是因为他没有机会。

① 约翰·特泽尔克勒斯·格拉夫·冯·蒂利(1559—1632)，奥地利元帅，三十年战争时担任奥军统帅。

他到 P 城几乎还不到十四天，就自然而然地坠入了情网。他并不是像常见的那样，爱上了一个女招待，而是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女演员，一位名叫韦尔特涅的小姐。这位演员在歌德剧院工作，专门扮演天真浪漫的多情少女。

正像诗人们恰如其分地指出来的那样：青春之恋叫人痴，情人眼里出西施。不过，这个姑娘可确实是非常漂亮的：她的身材像孩子似的柔软，她长着淡淡的金发；天真、快乐的灰蓝色眼睛；小巧的鼻子；纯洁而可爱的小嘴以及柔和的圆形下巴。

他首先爱上了她的脸，然后爱上了她的双手，接着又爱上了她的两只胳膊。在她扮演古典角色时，有时候他看到她的胳膊裸露出来。有一天，他终于爱上了她整个人，也包括她的心灵，虽然当时他还根本不了解她的内心世界。

他的爱使得他花了不少钱。至少每隔一个晚上，他都要到歌德剧院去看一场戏，而且坐在正厅前排的座位上。他不得不经常向妈妈写信要钱，为此，他竟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荒唐的解释。但是，他是为了她而撒谎，这一点可以解脱一切。

当他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她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诗，写的是众所周知的德国式“恬静的抒情诗”。

他常常身边摆放着自己的书本，写诗写到深夜。他能听到的只有五斗橱上小闹钟单调的滴答声以及外面偶尔传来的孤寂的脚步声。在胸口的上边，也就是脖子开始的地方，他感到一种轻柔的、温和的、流动着的痛苦，这种痛苦时常想涌进沉重得几乎睁不开的眼睛里。可是，由于他羞于真的哭出声来，所以，他只好把哭声变成话语，并把它们写到什么胡言乱语都能够容忍的纸上。

他用温柔的诗句抒发感情，那抑扬的调子十分忧伤。他用诗句诉说她是多么的甜美和可爱，自己是多么的忧郁和疲惫，自己的心中又是多么的烦躁和不安。这种烦躁和不安飘向模糊不清的远方。在那里有一片玫瑰花和紫罗兰，花丛当中蕴藏着一种甜蜜的幸福。可是，他却被捆住了手脚……

当然，这很可笑，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可笑。那些话语也十分愚蠢，不知所云，只是表现出了他的无可奈何。可是，他爱她！他确实爱她！

后来，他做出了自我表白。这自然又使他立刻感到羞愧难当。这可真是一种十分可怜的，卑躬屈膝的爱。他只想静静地亲吻她的那双小脚，因为它们实在可爱，或者亲吻她那白皙的手，然后就心甘情愿地死去。至于亲吻她的嘴，他连想都不敢去想。

有一次，他在夜间醒了。他想像着，这个时候她大概正躺在床上，可爱的脑袋枕着洁白的枕头，甜美的小嘴略微张开，两只美得无法描述的小手交叉地放在被子上，嫩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他想像了一阵子以后，便突然翻过身去，把脸深深地埋到自己的枕头里，在黑暗中哭泣了很长时间。

这时候，他的单相思已经达到了高潮。现在，他已经写不出诗句了，而且连饭也吃不下去了。他躲避着熟人，几乎不再外出，眼睛的下面还出现了很深的黑圈。他根本不再去上课，也根本不想看书。他早就买了她的剧照。现在，他只想干一件事情：拖着疲惫的身躯，就这么迷迷糊糊地，半睡半醒地看着她的玉照。他心怀热恋，终日以泪洗面。

一天晚上，他跟朋友罗林坐在一个小酒馆的屋角里，慢腾腾地喝着啤酒。罗林

是他中学的同学，那个时候两个人就很要好。和他一样，罗林现在也在学医，不过，他已经是高年级的学生了。

喝着喝着，罗林却突然把他的大杯子猛地往桌子上一放。

“喂，小家伙，你说说，你到底有什么心事？”

“我？”

不过，他随后还是述说起来了。他谈论起了那个姑娘，也谈论到了自己。

罗林尴尬地摇了摇脑袋。

“这真糟糕，小家伙，没有什么好办法。你可不是第一个爱上她的人。她实在是一个难以接近的人。原来，她一直住在她母亲的身边。她的母亲去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没有办法接近她。她是一个极其守本分的姑娘！”

“是的，那么你认为，我……”

“是啊，我相信，你希望……”

“啊，罗林！……”

“……啊——是这么回事儿。请你原谅，我现在才弄明白。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那么伤感。那么你就送给她一束花嘛，再给她写一封温文尔雅并且彬彬有礼的信，恳求她书面认可，准许你去拜访她，以便你能亲口表达对她的敬佩。”

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

“可是……可是这可不行呀！”

“为什么不行？每一个仆人都愿意为拿到四十芬尼而为你效力。”

他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老天爷——但愿这能行！”

“她住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你连这都还不知道？招待员！把地址手册给我拿来！”

罗林很快就找到了她的住址。

“我找到的这个地址对吗？原来她一直住在一个上流住宅区里。现在，她忽然住到干草街六A号去了，而且住在四楼。你看，在这儿写着呢：伊尔玛·韦尔特涅，歌德剧院的演员……你瞧，这可是个非常讨厌的蹩脚地区。她的美德就这样地得到了回报。”

“罗林，请你不要再说了……”

“那么，好吧。一句话，你就这么做吧。也许你可以亲吻她的手呢——你这个对她一往情深的人！这次，你不要买三米以内正厅前排座位的戏票了，用省下来的钱去买一束鲜花——”

“啊，天哪，这一点钱我才不在乎呢！”

“爱得疯疯癫癫的倒也真妙！”罗林夸夸其谈地说。

第二天上午，一封纯真而又感人的情书随同一束美丽的鲜花便被送到了干草街。但愿他能够收到她的回信——随便一封回信就行！他多么想欢呼雀跃地亲吻那一行行的字啊！

八天以后，大门口信箱的盖子由于开、关过于频繁而毁坏了，女房东气得破口

大骂。

他眼睛下面的黑圈儿变得更深了，他看上去确实已是憔悴不堪了。他在照镜子的时候，先是吓了一大跳，接着便顾影自怜地哭了起来。

“你这个小家伙呀，”罗林有一天非常果断地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越来越颓废了，你必须采取点儿行动。明天你干脆去找她！”

他瞪大了自己虚弱的眼睛。

“干脆……去找她……”

“对。”

“啊，这可不行，她没有答应我这样做。”

“给她写信实在是一件蠢事。其实咱们本来就应该想到：她跟你素不相识，因此，她是不会马上给你回信，并做出友好表示的。你必须直接去找她。如果她能对你说上一句‘你好’，那么，你就算是有福气了。其实，你也不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她是不会二话不说就把你撵出门外的。明天你就去。”

他感到晕头转向，六神无主。

“我不敢去。”他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我可就帮不了你的忙了！”罗林生气地说，“那么，你只好眼睁睁地让自己备受煎熬喽！”

现在，寒冷的冬天正在外面和温暖的五月做最后的较量。这些天来，他内心的情况也是这样，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有一次，他又在梦中见到了她。早晨，他从沉睡中醒来并打开了窗户。这时候他发现，春天已经到了。

天空明亮，一片蔚蓝，好像露出了柔和的笑容。空气中有一种甜蜜的芳香。

他感到、嗅到、尝到、看到并听到了春天。他所感觉到的一切都已经是春天了。他觉得，对面房屋上的那道宽大的阳光好像带着震颤一直照到了他的心里，使他感到清新，使他感到振奋。

接着，他便默默地亲吻她的照片，又穿上了一件干净的衬衫和他那套高档的西服。他把下巴上的短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然后便向干草街走去。

他感到内心出现了一种少有的平静，这几乎使他吃了一惊。可是，他心里确实感到很平静，而且是一种奇妙的平静。他当时感觉到，好像根本不是他本人，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登上了楼梯，站到了她的门前并读门上那块小牌上写的字：伊尔玛·韦尔特涅。

这时候，一个念头忽然在他的心中闪现出来：他这简直是疯了，他到底想要干什么？趁着还没有人看见，他必须赶快调头，赶快跑掉。

可是，在他发出最后那声羞怯的呻吟后，先前那种迷乱的状况好像终于被他彻底地甩掉了。接着，一种巨大的、可靠和乐观的信心改变了他的情绪，鼓起了他的勇气。原来他好像一直承载着压力，心事重重，就好像处于催眠状态。而现在，他却是行动自由，目的明确，意志坚定。

春天终于到了！

门铃声细弱无力地传到了楼上。一个女佣人走下楼来并开了门。

“尊贵的小姐在家吗？”他轻松地问道。

“在家——是的——不过，请问您是……”

“写在这上面。”

他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了她。她拿着名片走了。他心中发出了兴高采烈的笑声，也径直跟着女仆走上楼去。当女仆把名片呈递给年轻的女主人时，他也已经站到了房间里，身板挺直，帽子拿在手里。

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里面摆放着简单的深色家具。

那位年轻的女士从窗边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她身边小桌子上的一本书似乎是她刚刚撂在那里的。他还从来也没有见过她这么迷人，她所扮演的任何一个角色都没有现实中的她这么美。灰色的连衣裙镶嵌着颜色较深的胸饰。这件衣服包裹着她那优雅的身段，真是既朴实又优雅。在她额头上的金色卷发里，五月的阳光发出震颤的光亮。

他感到欣喜若狂，感到热血在沸腾。她朝他的名片惊奇地扫了一眼，接着便更加惊奇地朝他本人扫了一眼。他赶忙朝她走近两步，并把自己热烈的渴望化成几句不安和激动的话语：

“啊，您别……请您别生气！！”

“这次突然来访是怎么回事？”她开心地问。

“我必须来拜访您，尽管您还没有答应我的请求。我必须亲口向您说说，我是多么崇拜您，尊贵的小姐。”她友好地指了指一把沙发椅，示意请他坐下。他们坐下后，他继续结结巴巴地说：“您看——我是一个有话就想说出来的人，是一个什么话都留不住……都不想憋在肚子里的人，因此，我请求您告诉我……您为什么根本不给我回信，尊贵的小姐？”说到这里，他便不再继续说话了，并真诚地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哦，这我可不能跟您说，”她微笑着回答说，“您的赞美之词和美丽的花束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可是……要我马上……那可不行。我无法知道……”

“是的，是的，这一点连我自己也可以想到。可是，现在我没经您的允许就这样唐突地来了……不过，您并不会生我的气，对吧？”

“啊，对，我怎么会生您的气呢！”

“您来到 P 城还没有多长时间吧？”她又连忙补充了一句，灵活地防止了尴尬的冷场的出现。

“大约已经有六七个星期了，尊贵的小姐。”

“有这么长的时间了？当我收到您那封友好的来信时，我还以为，您是在一周半以前才看到我的演出的。”

“怎么会呢，尊贵的小姐！在这一周半的时间里，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看您的演出！我看过了您扮演的所有角色！”

“哦，那您为什么不早一点儿来找我呢？”她惊讶而又充满善意地问道。

“您认为我早就应该来了吗？”他讨好地，以问代答地说道。能够坐在她对面的沙发椅里跟她亲切地交谈，他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觉得这情景是那么不可思议，因此，他几乎竟然担心起来，担心又会像往常一样，在甜蜜的酣梦之后充满悲